

晚明
筆記

五
雜
俎



上

黃
煥
文

國學珍本文庫

— 第一集第三十種 —

陳留謝肇淛著

五

雜

組

襟霞閣主人重刊

中央書局總經售



五雜組序

五雜組詩三言。蓋詩之一體耳。而水部謝在杭著書取名之。何以稱五。其說分五部。曰天。曰地。曰人。曰物。曰事。則說之類也。何以稱雜。易有雜卦。物相雜。故曰文。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說之旨也。天數五。地數五。河圖洛書。五爲中數。宇宙至大。陰陽相摩。品物流形。變化無方。要不出五者。五行雜而成時。五色雜而成章。五聲雜而成樂。五味雜而成食。禮曰。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食味別聲。被包而生。具斯五者。故雜而係之五也。爾雅組似組。產東海。織者效之。間次五采。或綰璽印。或爲冕纓。或象執轡。或詠干旄。或垂連網。或偕玄纁。入貢或玄朱純綦。縵辨等威。或丈二撫鎮方外。經緯錯綜。物色鮮明。達于上下。以爲榮飾。在杭產東海。多文爲富。故雜而係之組也。昔劉向七略。敘諸子凡十家。班固藝

文志因之。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小說農之外。有雜家云。其書蓋出于議官。兼陰陽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小說家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兩家不同如此。班言可觀者九家。意在黜小說。後代小說極盛。其中無所不有。則小說與雜相似。在杭此編。總九流而出之。言天下之至夥而不可惡也。卽目之雜家可矣。龍門六家。儒次陰陽。殊失本末。蘭臺首儒。議者猶以並列藝文爲非。語曰。通天地人曰儒。在杭此編。兼三才而用之。卽目之儒家可矣。余嘗見書有名五色線者。小言詹詹耳。世且傳誦。孰與在杭廣大悉備。發人蒙覆。益人意智哉。友人潘方凱見而好之。不敢祕諸帳中。亟授剞劂。與天下共寶焉。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父撰

★ 歷 略 者 著 ★

謝肇淪福州長樂人。字在杭。明萬歷進士。官至工部郎中。謝氏非特善詩文。且具各種廣博之智識。蓋其一生治政。輒輕「空談」。而重「實踐」。故其文字。均注力於經驗所得。非同一般書生單憑臆測者可比也。著有五雜組。滇略。方廣巖志。長溪瑣語。文海披沙。游宴集。小草齋稿等。五雜組十六卷。係無所不談之筆記小品。片言隻句。彌足珍貴。讀之不獨可消閑。亦足益智。

五 雜 組 卷一

陳留 謝肇淵著 虞山 襟霞閣主校

天部一

老子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不知天地未生時。此物寄在甚麼處。噫。蓋難言之矣。天氣也。地質也。以質視氣。則質爲粗。以氣視太極。則氣又爲粗。未有天地之時。混沌如雞子然。雞子雖混沌。其中一團生意。包藏其中。故雖歷歲時。而字之。便能變化成形。使天地混沌時。無這箇道理。包管其中。譬如濁泥臭水。萬年不改。又安能變化許多物事出來。故老氏謂之玄牝。夫子謂之太極。雖謂之有其實無也。周子謂太極本無極。似於畫蛇添足矣。

天地未生之初。本無也。無之中能生有。而無不可以訓。故曰易有太極。蓋

已包管於無之先矣。卽不言無極可也。若要言之。則無極之前。又須有物。始得幾於白馬之辯矣。

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然日月五星。可以躔度。周步推測。則天之爲天。斷有形體。既有形體。必有窮極。釋氏以爲有三十三天。幻說也。假使信然。三十三天之外。又復何物。語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噫。非不論也。所謂極其至。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也。

朱晦翁曰。天者。理而已矣。夫理者。天之主宰也。而謂理卽天。終恐未是。理者。虛位。天者。定體。天有毀壞。理無生滅。如目之主視。耳之主聽。世有無耳無目之人。視聽之理。將何所屬。况聖人舉天以敵奧竈。此卽蒼蒼之天。不專言理也。天積氣爾。此亘古不易之論也。夫果積氣。則當茫然無知。混然無能。而四時百物。孰司其柄。生死治亂。孰尸其權。如以爲偶然。則孛蝕變故。誰非偶然者。

而天變不足畏之說誠是也。然而惠迪從逆捷如影響治亂得失信於金石雷擊霜飛。人妖物眚皆非偶然者也。故積氣之說雖足解杞人之憂而誤天下後世不淺也。

象緯術數之學。聖人所不廢也。舜以耕稼陶漁之夫。一旦踐帝位。便作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造化之理。固盡在聖人橐籥中矣。後世如洛下閎僧一行。王朴之輩。冥思精數。亦能範圍天地。渾儀倚蓋。旋轉不差。黍管葭灰。晷刻靡爽。亦奇矣。至宋儒議論。動欲以理該之。噫。天下事理之所不能盡者多矣。况於天乎。

天之不足西北也。何以知之。日月行斗之南。而不行斗之北故也。漢明帝嘲張重曰。日南郡人應北向看日。然北方瀚海。有熟羊腓。而天明之國。出塞七千里。便可南視北斗矣。安知無北向看日之地乎。

天去地九萬里。天體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亦臆度之詞耳。天之體。日月星辰所不能周也。而况於人乎。

七政之行。自消自息。何與人事。而聖人必以璇璣玉衡測之也。遂使後世私智之士。轉相摹効。互出己見。如周髀宣夜渾儀之屬。議論紛拏。各有刺繆。及測之而不得。求之而不應。遂以爲幽遠難明之事。而天變不足畏之說。昉於此矣。然則舜非與。曰舜之齊七政。所以協歲時。戒農事也。非後世無用之空談也。

天地有大陽九。大百六。有小陽九。小百六。又云。天阨於陽九。地虧於百六。大期九千九百年。小期三千三十年。故當陽九之會。天旱海嘯。而陸燦。當百六之會。海水竭而陵自填。按漢書曰。四千五百歲爲一元。一元之中有九厄。陽厄五。陰厄四。陽爲旱。陰爲水。又云。初入元百六會有厄。故曰。百六之會。二說互異。前說期似太遠。荒唐無稽。後說四千五百歲之中九厄。則五百歲當一厄。而自

古及今未有三百年不亂者。至於水旱頻仍，恐無十年無災之國耳。又何陽九百六之多也耶。異聞錄所載，又有陰七陽七，陰五陽五，陰三陽三，皆謂之災歲。大率經歲四千五百六十，而災歲五十七，以數計，則每八十歲而值其一。此說又不知何所據也。按漢書又有元二之厄，或云卽元元之誤，未知是否。又吹劍錄載，丙午丁未年，中國遇之必有災，然亦有不盡然者。卽百六陽九，亦如是耳。

日陽精也。而雷電虹霓皆陽屬也。月陰精也。而雨露霜雪皆陰屬也。星宿風雲行乎陰陽之間者也。日月恆有者也。雷電雨露之屬，不恆有者也。星宿體生於地，而精成於天。風雲皆從地起，而行天者也。故兼陰陽之氣也。

日出而葵藿傾，月虛而魚腦滅，下之應上也。虎交而月暈，麟鬪而日蝕，上之應下也。潮之逐月，桐之合閏，上下交爲應也。

秦始皇登君山，遇大風雨，遂赭其山。隋煬帝泛舟遇風，怒曰：此風可謂跋

扈將軍。二君之與風雨爲仇。不若魯陽揮戈以止日。宋景發善言而熒惑退舍也。

禮統曰。雨者輔時。生長均遍。又曰。雨者輔也。今閩人方音。尙以雨爲輔。

雲根石也。然張協詩曰。雲根臨入極。雨足灑四溟。曹毗請雨文曰。雲根山。積而中。披雨足垂零而復散。則專指雲言也。

四時纂要曰。梅熟而雨。曰梅雨。瑣碎錄云。閩人以立夏後逢庚日爲入梅。芒種後逢壬爲出梅。按梅雨詩。人多用之。而閩人所謂入梅出梅者。乃微濕之。非梅也。

客星犯帝座。此史官文飾之詞耳。未必實也。古今帝王求賢下士者多矣。未聞天象之遽應也。卽漢文帝之於鄧通。哀帝之於董賢。同臥起者數矣。未聞帝座之有犯也。而子陵賢者。一夕之寢。遽云犯帝座耶。武帝微行宿主人婢。婢

增拔刀襲之同宿書生見客星掩帝座此賊也而子陵同之乎史官於是爲失詞矣符堅之母以送少子至灑上而太史奏后妃星失明羯胡腥羶乃上千天象若是耶矯誣甚矣至於海內分裂之時史官各私其主人君各帝其國不知上天將何適從也宋仁宗嘉祐中有道人遊卜京師上聞召見賜酒次日司天臺奏壽星臨帝座恐亦妄耳。

客星有五周伯老子王蓬絮國星溫星所臨之國周伯主喪老子主饑王蓬絮主兵國星主疾溫星主暴骸然則五者俱非吉星也而史以子陵當之亦寃乎。

星宿宿字俗音秀然辰之所舍有止宿之義則音夙亦可也陰符經云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走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則從夙音久矣。

天體東南下而西北高日月之行皆自南至中天而止故南方煖而北方

寒。然日月之大有限。方夏至時。雖距數萬里。更無北向看日者。此又不可曉之理也。

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非謂月行速於日也。周天度數。每日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凡月初生明時。行南陸。如冬至時之日。及生魄時。行中天。如夏至時之日。故月行一月。抵日行一歲也。

中宮天極星。帝星也。三台三公星也。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故世以文昌爲魁星也。太微東西藩各四星。將相星也。東壁文章星也。南極壽星也。貫索獄星也。昴胡星也。箕風星也。畢雨星也。彗孛擻搶熒惑妖星也。太白兵星也。攷之歷代天文。太白竟天。兵戈大起。彗星竟天。則有禪代之事。

正德初。彗星掃文昌。文昌者。館閣之應也。未幾逆瑾出首。逐內閣劉健謝遷。而後九卿臺諫無不被禍。萬曆丁丑十月。異星見西南方。光芒亘天。時余十

餘歲。在長沙官邸。亦竟見之。無何而張居正以奪情事杖。趙用賢吳中行艾穆。鄒元標等。編管遠方。逐王錫爵張位等。朝中正人。爲之一空。變不虛生。自由然矣。

俗言南斗注生。北斗注死。故以北斗爲司命。而文昌者。斗魁戴匡六星之一也。俗以魁故。祠文星以祈科第。因其近斗也。故亦稱文昌司命云。傅會甚矣。至以蜀梓潼神。爲文昌化身者。又可笑也。

數起於一。而成於九。九陽數也。故曰九天。九霄。九垓。九垓。九閔。九有。九野。九關。九氣。九位。九域之類。非必實有九也。猶號物之數。謂之萬耳。聖人則之。分地爲九州。別人爲九族。序官爲九流。九卿。九府。天子門曰九重。亦取九垓之義也。

道書云。九霄謂神霄、青霄、碧霄、丹霄、景霄、玉霄、琅霄、紫霄、太霄。恐亦附會

之詞。如天門九重。又安能一一強爲之名耶。

蠡海錄云。天之色蒼蒼然也。而人稱曰丹霄絳霄。河漢曰絳河。蓋觀天以北極爲標準。仰而見者。皆在北極之南。故借南之色以爲喻。此言亦恐未然。天無色。借日以爲色。故稱丹與絳者。從日言耳。不然。彼稱青天銀漢者。又豈指北斗之北哉。

酉陽雜組載。人不欲看天獄星。有流星入。當披髮坐哭之。候星出。災方弭。金樓子言。予以仰占辛苦。侵犯霜露。又恐流星入天牢。方知俗忌已久。今閩中新婦不戴星行。云恐犯天狗星。則捐子嗣。閩女間亦忌之。而見流星以爲不吉。亦古之遺禁也。

災祥之降也。謂天無意乎。吾未見聖世之多災。亂世之多瑞也。謂天有意乎。亦有遇災而反福。遇瑞而遭凶者。又有災祥同。而事應異。然不同者。必求其

故則牽合傅會不求其故而盡委之偶然將啓昏君亂主謂天變不足畏之端則如何而可也。春秋著災異而不著事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瑞不足言也。遇災而懼人理之常。何必問其應乎。自漢書五行志以某事屬某占。至今仍之。然史氏既事而言言之何益。司天氏未事而言言多不驗。於是人主每遇災變。恬然無復畏懼之心矣。今於歷代五行。摘其尤異者錄之。

漢惠帝二年。天裂東北。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文帝五年。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

成帝永始元年。河南樗樹生支如人頭。眉目鬚皆具。又建始元年八月漏未盡三刻。有兩月重見。

哀帝建平四年。山陽湖陵雨血。廣三尺。長五尺。大者如錢。小者如麻子。靈帝中平元年。東郡界生草。備鳩雀龍蛇鳥獸之形。毛羽頭目足翅皆具。

又樹中有人面生鬚。伐之出血。

桓帝建和三年。北地雨肉。似羊肋。又大如手。

元和元年。司徒長史馮巡馬生人。

晉懷帝永嘉元年。洛陽地陷。有二鵝飛出。蒼者冲天。白者墮地。

公孫淵時。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

愍帝時。平陽雨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旁有哭聲。晝夜不絕。臭聞百里。數日劉聰后產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於隕肉之傍。俄而后死。諸妖俱不見。

太康九年。幽州有死牛頭。能作人言。

永嘉中。吳郡萬詳婢生子。烏頭。兩足。馬蹄。一手。尾黃色。大如枕。又抱罕令

嚴根妓。產一龍。一女。一鵝。